宋元學案

周許諸儒學案表

周行己
族孫去非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表臣
子松年
曾孫潆

潘凱
方來別見木心學案

王十朋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鄭伯熊
弟伯英
從弟伯謙

浮沚私淑

胡一桂

別見木鍾學案 節卿續傳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蔡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朱伯起

別附木待問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並公叔講友

邵鵬舉 附見龍川學案

張淳 別見艮齋學案

並景望同調

許景衡

李迎

林季仲

林叔豹

林仲熊

林季貔

附 別 薛振

謝天中

並伊川私淑門人

安定濂溪橫渠再傳

高平三傳

沈躬行 伊川藍田塘奧深父門人 安定濂溪橫渠荆公管氏再傳 高平古靈三傳

　從弟 琪

　從子 大廉

　　從孫 季豐

　從子 大經

　從曾孫 體仁 別見止齋學案

劉安節

　弟 安禮

劉安上

戴述

　弟 迅

鮑若雨

潘閔

陳經正

陳經邦

陳經德

陳經郛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趙霄 —— 弟 霑

張煇 —— 子 孝愷 —— 陳傳良 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純 —— 子 說

蔣元中

並周許講友

蔡元康

潘安固

並周許學侶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聆——子天登

並不齋私淑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周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未成之書今鈔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

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啟象山一派

述周許諸儒學案 梓材案周許諸先生原列永嘉學案之一謝山序錄始定爲周許諸儒學案

程呂門人 胡張再傳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浮沚先生少而風儀秀整語音如鐘十行並下遊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先生獨之西京從伊川遊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貳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亦稱之呂與叔時在同門先生亦師事之豐淸敏公爲司業一日趨從闕于堂下先生上書規之淸敏爲巽謝焉時兩賢之成元祐進士求監洛中水南羅場以便

從學先生未違時從母有女爲其太孺人所屬意嘗有成言而未納采至是其女雙瞽而京師貴人欲以女女之先生謝曰吾母所許吾養志可也竟娶之愛過常人伊川常語人曰某未三十時亦不能卽此然其進銳者其退速嘗愼之其後先生嘗屬意一妓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也又曰此似不害義伊川聞曰此安得不害義父母之體而以偶賤倡乎謝上蔡曰恭叔不是擺脫不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倒耳胡文定曰恭叔才識高明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便長進矣崇寧中官至太學博士願分教鄉里以便養親許之尋教授齊州大觀三年侍御史毛口劾先生師事程氏卑汙苟賤無所不爲遂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學宣和中除祕書省正字卒于鄆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梓材

案陳直齋書錄解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雲濠案周博士集三十卷本之舊歷温州府志攷宋史藝文志稱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温志蓋傳譌也永樂大典本浮沚集八卷見四庫書目予從永樂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者先生以偶墮狎邪之故遂爲謝尹諸公所議然攷其晚年所造似已爲不遠之復未可以此一節抹殺之晦翁謂先生學問篤不得者恐太過也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南渡之後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謂永嘉之學晛千載之已絕退而自求克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于前鄭承于後然則先生之功不可沒也修

浮沚語

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

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 補

百家謹案伊洛之學東南之士龜山定夫之外惟許景衡周行己親見伊川得其傳以歸景衡之後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學得鄭伯熊爲之弟子 梓材案鄭先生爲浮沚私淑弟子 其後葉適繼興經術文章實有其文其徒甚盛

祖望謹案浮沚時與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煇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族孫去非爲張南軒高弟

附錄

先生作浮沚記曰予浮雲其仕泛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僦室浮光山之下古西射堂之遺址

蕞然小洲綠以勺水予覩吾生若漚起滅不常若萍去留無止于是名之曰浮沚其西為閣名曰漚閣其東為軒名曰萍軒其北為室名曰桴室室者室也室吾心之陰闇不善也其南引舟而渡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而為洲因洲而為室因室而為名因名而為義皆浮義也故吾不獨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獨浮其居又且浮其生生有之而何得無之而何失古之有道者貧而樂窮而通豈謂是與非曰能之願學焉補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也學者稱為橫塘先生伊川講學浙東之士從之者自先生始成紹聖進士歷仕至殿中侍御史東南

之未定也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依舊徵之先生疏言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者之多寡以爲歲額之高下今被兵州縣戶口減半而歲額必使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三疏得請燕山之役力言童貫不可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言譚稹罰未稱罪時以用兵故誅求益甚先生言財不足當節用民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日支約三十六萬緡今費一百二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管幹諸役花石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員以點檢文字紙應準備爲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置冗費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宜一切省絕常賦之外又以買糴爲名與其他抑配者不可一二數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產相屬爲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

乎王蔡亂政日甚先生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亦久不除雖近例以三公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虛位況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贓很籍財匱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彌月京東淮東積水害稼此正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望博考公議愼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王黼大怒遂知洋州吳嚴夫以書抵執政言先生之賢而謫違于黼以是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中丞陳過庭引親避嫌改太常少卿兼諭德已而除中書舍人上書論人君心術及時政而耿南仲以舊學執政深惡鯁直之士李光程瑀相繼被斥先生爭之會過庭拜中書侍郎先生復引嫌而仲乃誣先生視大臣進退爲去就與同官晁說之俱罷胡文定公

爭之不報已而有詔召還則京師被圍道梗信絕高宗即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至則除中丞時宗忠簡公守東京小人撼之先生力言其不可罷又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慎命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汰姦貪抑親黨申公論以革往事之弊浙西軍變提刑下招安之令既降請授以官先生謂作亂而反得受爵非政刑也罷之惟駐蹕之議則李忠定公主南陽宗忠簡公主還京而先生獨請東幸建康黃潛善之兄潛厚爲戶部尚書先生極論其不可乃罷尚書之命猶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再疏言之高宗甚向用先生遂拜右丞入政府而潛善等益忌之初先生謂天下方多事當調和同列以求濟已而嘆曰調和不可爲也則請閒爲上極言之潛善等

益恨會議改鈔法先生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法最甚尤而效之柰何遂止有佞臣抒僞命者宰相以其有文欲復使典制先生曰是大辱國此而可用孰不可用也或謂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于禁中設壇望拜上以爲問先生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潛善等惡宗忠簡公詬之不已先生廷辯之曰澤忠義之節居守之功非特臣能言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强敵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左右大臣不可詬者默然初李忠定公爲相遂定南陽之議忠定去位議亦罷而忠簡累請還京先生獨謂三鎭未復不宜居危地南陽漕運不繼且當居建康及金人攻氾水尚宗尚在廣陵先生請幸建康益力會有傳信王榛將入洛者尙宗懼遂下還京

之詔汪黃贊主東幸而故以渡江之議罪先生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先生聞還京之舉憂之至瓜洲得暍疾舟至京口而卒夷攷當時之議目以李宗之北而爲是而東幸爲怯此不足爲先生諱也然汪黃本主東幸及怵于傳聞始議還京而借渡江之議以傾先生是則小人之醜正可爲大息者且汪黃之主東幸特以自便其私而先生則主于擇險而守其所見正不同及夫倉卒下還京之詔漫無牧圉之備羽書狎至狼狽渡江然後知先生之早計較之李宗雖有遜而小人當愧死矣故先生既卒而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無如張慤許景衡者賜謚忠簡明年先生夫人胡氏乞借所僦官屋詔以給其家所著有橫塘集二十卷雲濠案橫塘集四庫釐爲二十卷子從元樂

大典中嘗見之 以下補

先生論學詩

吝爾學者學古之道惟古善教有倫有要其學雖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為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閤門謝先生天申

謝天申字用休瑞安人也見于伊川語錄和靖先生亦雅重之以賢良薦知閤門

祖望謹案晦庵伊洛淵源錄用休名天申而止齋集名佃豈其人有二名耶

梓材謹案陳止齋重修瑞安縣學記云始林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既而許公景衡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問學此卽謝山所謂止齋集名佃者亦據此可見許謝二先生

皆從藍田遊矣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也不喜舉業之學而好古學講明禮經喪葬之制初從塘奧先生林石遊安定古靈之再傳也已而從伊川兼師同門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卓然以聖賢爲依歸王氏廢春秋先生獨手摹石經春秋藏于家云梓材案王氏廢春秋句猶仍葉水心之説

謝山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曰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井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尚見于藏書之目亦異事也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搨而有之其孫體仁闕以度

爲子爲名曰深明梓材案體仁字仲一別見止齋學案又宋慈湖作深明閣記謂彬老爲仲一族曾王父則仲一乃彬老從曾孫非其孫也詩曰喟昔洛門初上后未久翻遭焚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后經也然予攷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辯之矣且荆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后經之春秋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辯與

梓材謹案浮沚爲先生父子正墓誌云洛陽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鄉先生林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貪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據此則先生又爲龔氏門人

伊川門人 胡周再傳

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也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太學成元符進士主諸暨簿祭酒率其屬表留太學不報尋除秦州教授未行改河東提學管句文字召對便殿先生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即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先生與許公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常少卿爲宮官所誣劾請守饒州州饑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州皆強取諸民先生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市人爲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先生安集之未幾飢者充乏之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

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饑之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先生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昕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闢佛寺以處之欲發廩吏以爲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先生弗聽大疫命醫治之其全活者無算政和六年卒先生從事于致知格物存心養性之說久而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恚懟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道鄉鄒公得罪與其所厚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先生泰然已而哲宗宥之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先生歸功于監司其待胥吏不以刑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清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或有問先生

于伊川者曰未見他進處只他守得定不變亦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之矣所著有劉左史集四卷非足本也許橫塘銘先生墓曰溫溫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敦琢始乎致知物斯格沈涵充積卒自得衆人巧智獨敦朴衆人追隘獨恢廓衆人利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樂

大劉先生語

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

致知甚難

學者須至于大

至誠可以蹈水火

作文害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大劉語六條今移入明道學案者一條

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劉安上字元禮左史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忠宣公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爲大小劉先生以別之成紹聖進士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陛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先生面奏蔡京罪狀數十退復以疏言之而京自若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俞允未卽顯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帝睿畫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毀爲墟其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

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結爲死黨其罪五也株連羅織冀釘異議其罪六也臚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己者竄廢二十餘人其罪七也交結宮閹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讖水其罪九也孟翊張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京時大觀二年也于是中丞石公豫諫議大夫張克公復與先生延劾之京始罷相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劾給事中蔡嶷以道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侍班瞑目上輕君父時論偉之尋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微猷閣待制歷知壽州婺州邢州皆有聲已而陞壽州爲府復以先生守之又知舒州奉祠建炎二年卒

先生在言路嘗曰吾仇怨滿天下矣然吾職所在吾無心也故其章奏多不存者所著有劉給事集三十卷今止五卷非足本

雲濠案薛嘉言所作先生行狀稱有詩五百首雜文三十卷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其集實止五卷蓋兵燹之餘後人掇拾而成也

祖望謹案先生之風節峻矣顧晁景迂作客語訶道鄉之貶舟子參之先生取舟子決之此必傳聞之妄也先生兄弟同學同志方道鄉之貶左史送之而先生乃辱之得無類司馬牛之兄弟乎且道鄉初貶在先生未爲御史之前其時先生一官錢塘再官翰苑三官登州皆非道鄉貶謫之路所經若其再貶則先生爲御史矣于歲月亦皆不相合況先生冒不測之禍以糾蔡京而肯辱道鄉以媚之乎

晦翁又誤移此事屬之左史則以送道鄉之人而反狀其

舟子又事之所必無者也

小劉先生語

天下未嘗無才也作而成之才不可勝用矣

能制于外者則能養其中

拱而尙右此信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

信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非自得也

今長吏多以捕獲功自列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爲

教授戴先生述 附弟迅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也孝友直諒少工于文嘗試廣文館趙挺

之得其卷以爲老儒擢異等而先生未冠也先生爲小劉先生

妹壻遂同遊于程門求爲己之學居父喪廬墓盡哀成元符進士不樂爲簿監等官辭之不得賦歸去來投檄去起爲臨江教授居母喪病于倚廬或請還于內先生不可六日而卒周浮沚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既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驗于心若有自得方沈涵充積日進不已而年止三十有七可謂不幸也已先生弟迅字幾仲私淑洛學于其兄時稱爲大小戴先生門人合其文曰二戴集幾仲別有晉史屬辭三卷

鮑敬亭先生若雨

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敬亭先生張忠叔敬亭記曰商霖從學伊川先生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爲同門之畏友伊

川嘗令與和靖講明□□睦州之亂率其門人捍禦有勞有司奏功力辭不受所著有伊川問答餘敬亭集

敬亭語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者

竊有一喻願留严聽今有人爲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公之族兄弟也旣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人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誠善喻人之初生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旣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

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以務本而曰孝弟爲仁之本蓋謂爲仁者必本于孝弟先生曰如此尋究甚好

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矣故曰盡其道謂之孝弟

隱君潘先生閔

潘閔字子文瑞安人也與敬亭諸公入洛從伊川嘗以子夏子張之論交爲問伊川曰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先生退而有得志趣高遠見當時政事混濁蔡鋼之禍正烈遂隱

居不仕

陳先生經正

進士陳先生經邦 合傳

陳先生經德 合傳

陳先生經郛 合傳

陳經正字貴一平陽人也與其弟經邦從伊川遊謝持正之見伊川也貴一實介紹之經邦成大觀進士字貴新貴一貴新皆有問答見語錄其二弟經德經郛亦私淑洛學者平陽學統始于先生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貴一嘗[illegible]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爲我

梓材謹案謝山以經德經郛爲洛學私淑然攷溫州舊志謂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郛孔嘉鮑若雨俱受業二程之

門二程謂伊川也儒林宗派亦以爲程門弟子第以經郛爲經邦弟經德爲經郛弟許橫塘爲其祖宗偉墓志云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郛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經德最長而經邦經郛經正皆其弟也橫塘親見諸陳且謂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遊許某則其同在程門而非私淑可知矣

周許講友

學正趙先生霄 附弟霑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也十歲賦猛虎行甚工少孤從父豫析其產先生悉以屬之兄入太學與橫塘諸公爲洛學成崇寧進士官濟州教授導諸生以躬行之實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爲之丕變時稱爲趙顏子官至太學正先生弟霑字彥澤學業亞于其兄大觀中以八行舉恥其爲蔡氏所設科力辭不赴方賊之難同縣令王公濟守禦有勞既卒縣人祀之許橫塘稱其臨大

節而不撓覩古人爲無愧云

學錄張草堂先生煇

張煇字子充永嘉人也自六經諸子史百家之說皆通習而辨析之性篤孝居喪哀毀不自勝築霜露堂于墓側棲止其中有甘露降于庭學者爭請識之曰是自衙也與横塘諸公日從事于治氣養心之術學者從之益多政和中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累仕爲洪州教授以薦爲國子學錄所著有草堂語錄學者稱爲草堂先生

上舍蔣先生元中

蔣元中字元中永嘉人也見道超卓與横塘諸公爲洛學嘗作經不可使易知論太學諸生盛傳誦之至刻之石而張文忠公

橫浦亦時時爲學者誦之方元豐中太學有永嘉九先生之目

即劉許以至沈蔣九人也張氏趙氏蔣氏疑未見伊川者蓋私

淑也然永嘉之爲洛學者尙不止此蓋指其同時在太學者耳

周許學侶

上舍蔡先生元康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也初入太學慨然嘆曰學止科舉而已

耶所見賢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崇寧

中遊京師謂其友曰連日不樂得非吾親不安耶馳歸果父病

尋愈學以誠正爲本龜山道鄉了翁皆重之道鄉臨歿告以死

生之說并學問源流甚詳嘗失金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曰

此非吾金也尋以八行薦未報而卒橫塘爲志墓

潘先生安固

潘安固字仲頤平陽人也由横塘諸公私淑洛學嘗舉八行不就一日行市上負薪者誤觸其巾墮溝中皇遽弛擔謝罪先生撫而遣之曰汝行矣吾自取之 以上補

浮沚門人 胡張三傳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也大觀初進士高宗時累官右正言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其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先生不答坐罷復起知婺州尋進直學士晚號湛然鄉論推其謹約宋史謂其源流得之陳忠肅公了翁而不知其為浮沚先生高弟永嘉諸公之傳其最蚤者先生也 修

通守李濟溪先生迎

李迎字彥將濟源人也累官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苕上嘗自贊曰三仕三已應緣而進一邱一壑倦遊而歸其高致如此先生爲永嘉周浮沚先生壻因得聞伊洛之說其居苕上□□招提中日手鈔聖賢治心養性之學有濟溪老人遺藁一卷周益公序之又表其墓補

橫塘門人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運副林先生叔豹合傳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永嘉人也雲濠案先生自號蘆山老人嘗僑寓暨陽竹軒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而先生與叔弟叔

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建炎杭卒之亂先生身帥士兵捍禦有功高宗幸杭嘉先生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奏表臣並召見授臺官纍遷吏部郎乞重民牧之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爲縣令似乎不情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郎爲重則縣官貴以斯民爲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今請以臣爲縣官作令之始尋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再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陛下能用之乎不然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生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雲濠案竹軒雜著今存六卷

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爲李綱行

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攝慈溪縣事之降翀蔣安義獻居城貲以犒金求知明州德惠目慈帥兵入杖殺安義叛民以定累官江東副轉運使補

祖望謹案先生兄弟遺書不傳然嘗見直閣送虞仲琳詩云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會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壑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把手沙頭莫言別與君原不隔江湖則已闢象山宗旨矣

林先生仲熊

林先生季貍合傳

林仲熊季貍與叔豹皆竹軒弟也皆知名參直齋書錄解題

別附

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也橫塘許忠簡公壻故少受業于許氏成重和進士爲婺州兵曹忠簡赴京振祖道曰丈人至朝廷幸勿見爲今執政多私其親故丈人宜革之忠簡肅然是之高宗幸廣陵東南雲擾一日婺卒數百挾刃倡亂振安輯之秩滿數年不謁執政交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久之以親老求去章七上不許乃面奏曰臣事親之日少事陛下之日長惟聖慈哀憐之遂外補已而復召爲祕書郎官是時伊洛之學盛行其稱程門再傳弟子最有聲者上蔡之門則朱震龜山之門則張九成喻樗高閌橫塘之門則振而閩人劉子翬以私淑起見李心傳道命錄未幾宰相趙鼎爲秦檜所排遂以專門之學被詆凡宗伊洛者指以

爲趙鼎胡寅之學貶斥無虛日振始稍諱其傳與句龍如淵等附于檜以此累遷至工部侍郎既劾劉大中罷其參政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而振亦私謂人曰丞相殆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未幾鼎罷然振亦出知台州又坐薦李光之黨楊煒再謫池州君子薄之晚年起知成都府頗有惠政以敷文閣學士卒官雲濠案學士著有文集二十卷○以下補

祖望謹案薛文憲公浪語集所作振墓志無貶詞而王忠文公薦家渡詩頗稱其名德殆出于鄉里之私乎今重爲論定庶以警後世之反覆者

石經家學

沈嘉慶先生琪

沈琪字東美彬老從弟行義如其兄聚族而居㝩舍飲食皆放古制學者稱爲嘉巖先生

提刑沈先生大廉附子季豊

沈大廉字元簡石經先生從子也傳其家學紹興進士爲樞密院計議官尋除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罷先生力陳其不可俄而中書舍人凌景夏相繼復爭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力求外補遂以直祕閣提刑福建卒王公梅溪輓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御百年身九先生之後能世其家推周氏沈氏張氏子季豊字倫光亦躬行之士止齋宏父諸公並重之

論語說

三年無改黃繼道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三年之內于父所行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昔居先君之喪于哀苦中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

宰予晝寢黃繼道引禮記問疾之說以爲宰予好內而懷安竊以爲不然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昏惰無精進故責之

胡五峯曰范伯達亦云然

如有所立卓爾黃繼道以爲顏子去聰明智力而後有所得其論爲妙

胡五峯曰聰明智力豈可去去之則入于空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沈元簡引黃莊定之說七條其專爲莊定說者四條移入武夷學案

主簿沈先生大經

沈大經字元誠石經先生從子也通物以性成身以行後進登其門咸有所裁正在家尤嚴肅妻子莫不化之用舉恩主澬浦簿奉南嶽祠沈氏自石經紹正學先生與其兄大廉並稱克世而先生惜未見其施云

大劉家學　胡周三傳

劉先生安禮

劉安禮字元素左史同產弟也學于左史于書無所不讀有才氣宜和辛丑睦州之亂劉教授士英糾義兵孔嘉士子助之者鮑敬亭與先生皆佐方畧盜至其守城有功朱漢上與之厚敬亭病于京師先生以師友之誼不遠二千里往視得寒疾遂卒

時論惜之

草堂家學

架閣張先生孝愷

張孝愷字思豫草堂先生子傳其父學紹興庚辰進士官架閣止齋先生婦翁也以上補

草堂門人

諸葛先生純

諸葛純永嘉人其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由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嫺婭云參陳止齋集

浮沚續傳胡張四傳

通判周先生去非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湛然家學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吳松年字公叔湛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于文時以爲有孫覿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爲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答天意固民心爲對先生善折獄其在明州出死囚數人其在南劍州亦然喉則之學宮與諸生講經義謀政以最入朝政府將以爲郎官孝宗以其治郡有聲再令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晉唐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于進恩而

澹介而通于兄弟尤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補

公叔講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附弟伯英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歸愚翁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先生少慕呂申公范淳夫爲人行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已而直見道體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先生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

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絢再役先生引吏八年滿歸農不得再
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
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
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謚文肅方秦
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
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吳
湛然沈元簡其晨星也先生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
會師友督責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
嘉之學宗鄭氏大鄭公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爲方峻小鄭公喜
賢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絶必引進之乾淳之閒永嘉學者連
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爲渠率嘗見張宣公之友謂歸愚

曰世以爲是人志于功名者謬矣是學人也嘗納交焉呂成公
尤重之先生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愊愊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
義無一言不關于教化顧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歷中外不自
陳年勞以求磨勘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視
其兄又別爲一格每慷慨論事自謂一日得志必欲盡洗紹聖
以來弊政復還承平之舊隆興元年進士第四故事以甲科高
第入仕者每易進用文肅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先生性
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
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己
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先生笑曰此冗官也
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耶竟以疾辭論者以先生兄弟性行

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文肅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懿語有記聞（雲濠案先生集已不傳今惟敷文書說一卷行世）判官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今皆無傳良可惜也修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于渠者正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景望同調

郎先生鵬舉（別見龍川學案）

監嶽張忠甫先生淳（別見艮齋學案）

架閣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家學

主簿諸葛先生說

諸葛說字夢叟其父草堂先生之甥永嘉人也得其外家之傳紹興庚辰進士以祿不逮親無意于仕名其園曰艮園室曰傃室以正學教其鄉人晚年以薦主長樂簿史越公帥閩重之延居幕中多所諮訪且薦之朝而先生卒矣嘗自言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 補

平陽續傳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先生軫 附子天益

劉軫字德輿平陽人也嘗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豫防則快者終害也怒將以懼人過怒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召謗也凡此皆非淺心者所能知所著詮心指要二萬餘言子天益傳家學有筠坡集嘗應嘉泰賢良上書極陳時政不報 補

梓材謹案是傳原底有學于止齋四字謝山抹之云恐是徐子宜之徒又標題云欲附張忠甫傳是皆疑而未定今列徐子宜爲平陽稍傳而以先生次之于張忠甫亦不相遠云

景望家學 胡張五傳

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鄭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著太平經國

之書十一卷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于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參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太平經國書自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夫子蓋永嘉周浮沚沈彬老諸子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

鄭景望又私淑浮沚以綿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爲景望家學無疑也

景望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朱先生伯起

朱伯起口口人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爲友景望愛其質醇以爲近道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雲濠案謝山劄記謂先生著有陰陽精義二卷陳君舉欲爲之序不果水心序之參葉水心集

別附

侍從木蘊之待問

木待問字蘊之永嘉人也隆興癸未進士第一累官太子詹事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鄭文肅弟子待問以大魁官至侍從然無所表見其于師門九等人表當在下中荆溪吳氏言其貴後頗侮歸愚而侵其居則又小人之靡也補

石經續傳

沈先生體仁 別見止齋學案

湛然續傳 胡張六傳

監倉吳子益先生淼

吳淼字子益袁臣曾孫世其家學篤志窮經櫛沐俱廢嘉定州葉味道陳埴以朱學顯而先生從遊之士過之潘凱方來其高

弟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初名濤登淳祐第監平江府大軍倉秩滿將處以京秩弗就注青田令歸則先生出處可考矣

子昰門人 胡張七傳

待制潘先生凱

潘凱字南夫永嘉人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政登紹定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先生馳入營裂帛植于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伍無敢後乃止戮其首亂者郡人德之與董文清槐同立祠祀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歸後以宗正少卿除祕閣修撰進刑部侍郎丐外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 參溫州府志

侍郎方先生來 別見水心學案

節卿續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別見木鐘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終

王張諸儒學案表

王豫

杜可大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天悅續傳

張峘

張峋

周長孺——子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楊賢寶——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楊國寶

姜愚

張仲賓

侯紹曾
鄭史
秦玠
並百源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王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崏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受辟咡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蒐搜得楊周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梓材案王張諸先生傳原附康節學案謝山別爲康節弟子學案後又定爲王張諸儒學案伯溫爲邵子家學已見百源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王豫字悅之又字天悅大名人瑰偉博達之士也精于易聞康節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

宗羲案康節之學子文之外所傳止天悅此外無聞焉蓋康節深自祕惜非人勿傳章惇作商州令時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語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故難之也而邢恕援引古今亦欲受業先生曰姑置是此先天之學未有許多言語謝上蔡曰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天悅無所授以先生之書殉葬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有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物數十篇道士杜可大賄

得之以傳廖應淮應淮傳彭復（梓材案彭復一作彭復之亦作復初）彭復傳傅

立皆能前知云

常簿張先生崏

張崏字子望滎陽人也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寺簿觀物外篇二卷乃其所述子文曰先君易學獨以授之天悅與子望皆早世故世不得其傳陳直齋曰其記康節之言十纔一二而已足以發明成書

常博張先生峋

張峋字子堅滎陽人也康節謂門弟子中可語道者熙寧十年春赴調京師（雲濠案先生嘗官太常博士）康節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能相見也及秋而卒（補）

祖望謹案子堅當是子望之弟梓材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崦與其弟嶠同登進士第嶠從邵康節學是子堅乃子望之兄然直齋言嶠從康節而不及崦亦屬挂漏

都官周先生長孺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也由進士爲衞州共城令師事康節以古弟子禮康節告以先天之學先生少而性剛遇事即發既從康節即淡然若無意于世者其弟直孺怪問之先生慨然歎曰此吾所得于師門者也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郞爲普城令卒其喪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經紀之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伊川姪女純明後登進士亦受業伊川之門補

朝散楊先生賢寶

楊賢寶字口口洛陽人也官至朝散大夫晁以道曰紹聖戊寅

邂逅楊老語及易而異之慫從之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輳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哂笑僕獨敬之而尊其圖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在其中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于二圖可指循環無方也楊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如初授此圖時也陳直齋曰晁以道于紹聖間遇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伯温得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易 修

學士楊先生國寶

楊國寶字應之□□人其爲人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于朝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

雲濠案先生官至學士

至死不變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于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矣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本在伊川學案爲程門弟子攷邵氏聞見前錄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故謝山秦本標目入邵門

縣令姜先生愚

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于康節一歲而師事之康節年四十五貧未娶先生與同門張仲賓謀爲之娶以進士官六安令分俸之半以奉康節家素富豪舉好施已而以貧卒先生嘗振王陶于厄及陶留守西京待先生甚薄君子譏之補

太博張先生仲賓

張仲賓字穆之潞州人也自未第時從康節爲康節備聘娶夫

人者也以進士官太博補

殿丞侯先生紹曾

侯紹曾字孝傑懷州人康節過洛陽愛其風俗之美將遷居焉先生方知武陟縣雲濠案先生官至殿丞遂助其行皇祐初康節始奉其父伊川丈人赴之于是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共爲買宅而先生實倡之補

主簿鄭揚庭史

兵部秦伯鎮玠合傳

鄭史字揚庭江南人爲孟縣主簿時司馬温公以其明易薦之所著有易傳十三卷史與秦玠求學康節之門康節以史志在口耳多外慕而玠頗好任數皆不之許玠嘗語史以王豫獨傳

康節之學史從豫力求之豫亦不許會豫疾且卒史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朱範五經明用等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至所作變卦圖卽康節先天圖也嘗以示玠史既得豫書入京國子監試策問入卦次序史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登第以所著書徧投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沈括見其變卦說而異之以問秦玠玠僞不知者駭然曰此人何處得此法子嘗遇一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于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康節子伯溫因力辯之謂玠既知史竊書乃謂史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玠字伯鎮補

梓材謹案伯鎮嘗官兵部見邵氏聞見錄晁子止郡齋讀書志于鄭史周易傳云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秘秘授之史是鄭氏固劉氏再傳實孫泰山三傳弟子也讀書志又引邵伯溫言史竊其學于王豫沈括亦言史之學似康節即是傳所本百源學案謝山節錄康節語秦玠與鄭史語二條蓋本之魏鶴山題跋則二子之于康節固在荅問之列不得以康節有所不許而竟置之交之門人之末可也

都官家學 百源再傳

進士周先生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朝散門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天悅續傳

杜道士可大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終